踏访新时代边关

云深不知处 山河照我心

冯啸宁 博麟 本报特约记者 张照杰



图①：官兵在巡逻点位展开国旗；图②：云雾中的升旗仪式；图③：巡逻间隙，一名战士用山泉洗去脸上的汗水；图④：瞭望边境线；图⑤：通过陡坡；图⑥：礼敬山河。 本报特约记者 张照杰摄

“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，常年雾锁山，不见人间烟。”喜马拉雅山南麓，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就驻守在海拔4300多米的群山之中。

没有集镇村落，没有通衢大道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边陲秘境——一年中，大雾盘踞山谷300多天，常态能见度不足10米。

雾，是边关天然的屏障，它隔开外界的喧嚣，也藏起无人知晓的艰辛。凭着慎独自律的定力、生死与共的情谊、刻进骨血的坚韧，一代代连队官兵完成了“决不后退半步”的戍边答卷，也让人们看到，雾，锁得住连绵的深山，锁得住险峻的路途，却锁不住戍边人的脚步，更锁不住云深之处一颗颗滚烫的心。

雾锁深山

无人注视的地方，他们的脚步从未停下

天色微亮，晨雾像浸了水的棉絮，笼罩着整座营区。

起床号尚未划破山坳里的寂静，一级上士龚翠忠已经全副武装踏出宿舍门，走上训练场。“大家跟上，脚步踩实！”龚翠忠回头朝着身后呼喊。几乎每天清晨，他都是晨训队列里的领跑者。

队列末尾，上等兵马庆军咬牙紧跟。这个体能基础偏弱的小伙子，为了补齐短板、顺利通过年度考核，雾里跑、雨里练，从来没断过一天。

浓雾一点点打湿眉眼，作训服很快浸满凉丝丝的水汽。偌大的训练场隐在雾色里，身边并肩奔跑的脸庞模模糊糊，可整齐铿锵的脚步声始终没乱。

记得刚下连时，连队战友的高度自律令龚翠忠震撼。云遮雾绕的训练场上，全员主动参训，人人自我加压，老兵按照最高标准固强补弱，新兵铆着劲头勤学苦练。一次晨训结束，他忍不住问班长：“这里山远雾深，连个督查的人影都没有，咱们何苦天天高强度加练？”

班长抬手抹去脸上的水雾，双眼望向雾霭深处若隐若现的边境线，郑重说道：“人前尽责是本分，人后自律是初心。训练场可以没人监督，但边境线不能没人戍守。”龚翠忠渐渐明白，练硬本领，是为了关键时刻能够顶得上、守得住。

这片云雾中的天地，很少受到外界的关注，但连队官兵从不缺少慎独自律、主动担当的定力——辖区百里通信线路没有固定轮值人员，官兵每次巡逻途经，都会自发排查隐患和故障；连队计划整修排水沟，指导员只在晚点名时通报任务，没要求谁必须到场，次日清晨，大家早早扛着铁锹、锄头集结到位，不到一上午就把淤泥清理得干干净净；补给车辆抵营，不用哨音催促，官兵远远看见车影就主动围上去，几十箱物资快速转运进了库房。

去年盛夏，暴雨连着下了几天几夜，山谷里滚着闷雷的轰鸣。连队接到驻地政府的紧急求援：一名放牧老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寻找走失的牦牛，不小心摔伤了腿，困在雨雾里出不来。

“我去！”“我去！”龚翠忠和副连长洛追争相往前站。一级上士李加顺拍着胸脯喊：“山路我熟，我来开路！”卫生员王波已经备好药箱：“我必须到现场，为老人检查伤情。”

几分钟后，一支十几人的救援小队组建完毕，一头扎进深山的雨幕。这段路，龚翠忠走了不知多少遍，可那天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泥鳅背上，走三步滑一步，他摔得满身都是泥浆。从海拔4000多米的驻地下到2000多米的河谷，再咬着牙爬回4000多米的山梁，10多公里的山路，大家一分钟都不敢耽搁。

找到老人时，他已经意识模糊。王波冲上去快速检查：右小腿骨折，浑身早已湿透，开始出现失温症状。“快生火！”湿了的木柴点了好几次才燃起来，橘红色的火光映亮老人的脸，冻得发抖的嘴唇，慢慢有了血色。

等把老人的伤口包扎固定完，天已经黑透。一处废弃的牧人石屋里，大家妥善安置好老人后，背靠背挤在一起取暖。众人拿出背包里的压缩饼干，你分一块，我递半块，扛过了山里最冷的后半夜。

翌日一早，队伍抬着伤员出发。原始森林里没有成形的路，脚下是厚得没过脚踝的湿滑腐殖层，头顶不时传来枯枝断裂的咔嚓声。大家轮流抬担架，山势陡峭的地方，走在前面的人就得用肩扛。没走多久，肩膀就被磨出了红印子。

“我年轻力气足，你歇会儿！”

“我早就缓过来了，这一段路陡，我力气大稳得住！”

……

在大家的接力下，伤员被顺利送上救护车。老人双手合十，用藏语反复说着“托切那，金珠玛米”，那是对满身泥泞的官兵的深深致谢。

那一刻，龚翠忠看着一张张沾满泥点的脸，突然想到《士兵突击》中许三多的一句话：当兵，就是“做有意义的事”。在这鲜有人烟的山沟里，能够有这么好的战友相伴，能够做有意义的事，已经足够了。

雾锁深山，日月为证。在这片无人注视的地方，连队官兵的脚步从未停下，他们的责任与担当，早已被边关的每一缕雾、每一寸土深深铭记。

雾伴险途

闯过生死关隘，彼此的心靠得更近

浓雾弥漫的巡逻线上，连队官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。

防区山高谷深，常年不散的雾像从地底长出来似的，把四处裹得严严实实，使得常态巡逻时能见度不足3米。常有官兵说，巡逻线上的雾，是“吃人”的。

塌方形成的暗坑、松动的落石、湿滑的陡坡、藏在草叶里的毒虫……白茫茫的雾里暗藏险情。大家总结出辨路的经验：溪水轰隆的声响越来越大，说明路正往谷底延伸；垭口的风忽然往脖子里钻，那就是到山脊了。

过陡坡险段时，大家掏出随身携带的背包绳，把前后的人串在一起。前头的人把脚踩实了，后头的人才能迈步。去年深秋的一次巡逻，下士孙诺汪走在队伍前方，感觉不对劲的他忽然大喝一声：“停！”

整支队伍钉在原地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大家凑上前仔细查看，发现前方半米处是一道被雨水掏空的断崖，雾把崖口糊住，队伍再往前迈半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靠着近乎本能的团结和默契，大家铆足一股劲，拧成一股绳，一次次闯过生死关隘。

一次三天两夜的长线巡逻，晚上宿营时，雾浓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担心夜里篝火灭了，上等兵罗子恒主动去捡柴。斜坡上的土层被雾水泡得像面团一般，他一脚踩上去，整片土体瞬间塌落，整个人连同滚落的枯木一起往下坠，重重地摔在谷底。

龚翠忠发现罗子恒不见了，瞬间神经紧绷，连忙带人循着痕迹从雾里摸过去。找到罗子恒时，他脸色惨白。卫生员检查伤情，发现他大腿软组织严重挫伤，暂时无法行走。

看着围过来的战友，罗子恒满是愧疚：“班长，距离点位就差最后一段路了，是我拖了后腿。”龚翠忠蹲下去，攥住他的手说：“放心，我们抬你走。点位必须要到，一个人都不能少。”

那天夜里，有人推演着第二天的巡逻路线，有人蹲在地上整理简易担架，有人守在罗子恒身边，隔一会儿便伸手摸一摸他的额头。挤在帐篷里的战友们，心比任何时候靠得都要近。

第二天，龚翠忠走在队伍最前面，挥着开山刀劈开横生的枝条，4名官兵轮流抬着担架，其余人在前后护着。雾气萦绕，躺在担架上的罗子恒看不见终点，也看不清来路，却能清楚看到战友们有力的手臂，还有一张张咬牙使劲的脸庞，他忍不住红了眼眶。

暮色压下来的时候，队伍终于迎着最后一点天光抵达点位。雾浪翻涌，山风灌耳。面朝国境线，罗子恒在战友的搀扶下单腿站定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站在寒风里，罗子恒的身体微微发颤，可那只敬礼的手，始终未动。

返程的路上，雾慢慢散了些，有人悄悄把暖水袋塞进罗子恒怀里。身后的国境线越来越远，战友们彼此搀扶的手，握得越来越紧。

雾中岁月

每一道疤痕，都是光荣的“戍边勋章”

这些年，连队的巡逻日志几乎没有中断过。

因为刻进骨子里的坚韧，一代代官兵尽管摔过、疼过、受伤过，却从来没后退过。龚翠忠骄傲地说，巡逻路上，没有一个人说“走不动了”。

那年开春，整座山林的草木疯长，巡逻小路被杂草和灌木吞没。中士龙斯交攥着开山刀走在最前面。忽然，一根藏在枝叶深处的木刺猛地扎进手心，他本能地往回缩手，食指与刀刃撞在一起，划出一道2厘米长的口子。

卫生员提着药箱飞奔上前，龙斯交手上的鲜血很快染红一层又一层纱布。连长当场命令他马上返回，下山治疗。他却把受伤的手往怀里一揣，脖子一梗：“连长，没啥大事，过会儿就好了。哪有不到点位就往回走的道理，我必须跟紧队伍。”

等到巡逻任务圆满结束，龙斯交才被紧急送到山下的医院。万幸手指没有大碍，他立即打报告要求归队。

像龙斯交这样咬牙硬扛的兵，在连队里不是少数。

一次五天四夜的长线巡逻，上等兵宋守宏一脚踩进泥沟，整只鞋子湿透。脚趾顶着湿冷的鞋尖，他又爬了一段海拔落差700多米的陡坡，等终于走到平地，脚趾已经火辣辣地疼，他愣是咬着牙一声没吭。

晚上脱下鞋，血已经把袜子浸透，他找卫生员要来消毒水，撕了一角三角巾包扎好。后面几天，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一步不落地走完了所有巡逻路段。

等回到连队，军医连忙为宋守宏处理已有些发炎的伤口。“这么远的路，你是怎么忍下来的？”面对军医关切的询问，宋守宏咧嘴一笑：“干任何事都要有始有终，我不能拖队伍的后腿。”

一级上士李加顺常常担任队伍的开路先锋。一次浓雾里的巡逻，他挥着开山刀砍断一根粗树枝，没想到惊动了暗处的一个马蜂窝。马蜂倾巢而出，朝他扑过来。他本能地用衣领蒙住脸，可嘴唇还是被狠狠蜇了一下。

“当时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把蜂刺拔了出来。”李加顺回忆，“也算是运气好，伤口没发炎，很快就好了。”

谈及这些险情，李加顺笑着说，常年巡逻执勤，谁没有被马蜂、毒虫叮咬过呢。他还骄傲地说起自己的“避险战术”：面罩套在脖子上，发现情况立刻拉上来遮住脸；路过毒虫高发的潮湿地带，提前在袖口、领口喷洒一些带刺激性气味的药水，能让毒虫主动避开。

一次次闯关积累下来的经验，慢慢成为连队官兵的一套“雾中巡逻法则”：在山脊、山坳里，尽量走向阳的坡面，那里树林不密，地面干爽不容易打滑；下坡时先脚跟落地，再把重心移到脚尖；过独木桥时走外八字，身体重心更稳……

年年雾起雾散，岁岁薪火相传。

寒来暑往，16年高原戍边生涯，龚翠忠从青涩新兵慢慢成长为连队的资深骨干。连绵的寒湿天气在龚翠忠身上留下不少伤病，筋骨里的隐痛常会随着降温的日子到来。可他始终认为，这些岁月的印记是光荣的“戍边勋章”。

每逢新兵入列，龚翠忠都会带着他们穿行雾中险路，手把手教大家辨风向、找路标、躲险情，把积攒的巡逻经验、刻进骨子里的过硬作风，还有守了十几年的戍边初心，一代代往下传。他和新兵说：“今天我带着你们走过这段险路，以后你们就要带着后来的新兵走，这样咱们的巡逻路，就永远不会断。”

暖闻速递

自动售货机落户“东南第一哨”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鸿斌

秋意渐浓，东南沿海迎来一年中最凉爽的季节。陆军某旅驻守的角屿岛上，两台新投用的自动售货机成了官兵的“热门打卡点”。

面积仅0.19平方公里的角屿岛位于祖国东海，被誉为“东南第一哨”。岛上没有常住居民，过去，官兵所需生活物资多靠外出返回人员捎带或集中采买，不少人养成了囤积物资的习惯。

前不久，该旅党委主动对接地方超市，签订保障合同，协调两台自动售货机上岛。超市派专人将设备和物资运至码头，官兵现场核验后装载上岛，补入饮料、零食、牙刷、剃须刀、充电宝等数十种商品。售货机无人值守、扫码即取，支持投币、网络支付等多种方式，官兵不必再为“断供”发愁。

不久前，一级上士翟贺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岛探亲，在售货机中买到饮料、零食和生活用品。家属暖心，官兵安心，小小售货机提振了大家扎根海岛、戍边卫国的精气神。

回望守岛岁月，一代代官兵攻坚克难、自力更生，从打井取水、开荒种菜，到如今通水通电，各类文体设施一应俱全，戍边保障条件实现显著提升。

据悉，该旅还将进一步拓展保障清单范围与种类，依托智能设备打造集生活服务、信息通联于一体的“海岛综合保障前哨”，为官兵戍边守防提供坚实支撑。

别迭里边防连建起第四代高原营房

■刘昌炜

天山南麓隘口，雪峰连绵、劲风常驻。新疆军区别迭里边防连驻守海拔3100多米的点位，那里一年有8个月被冰雪覆盖，最低气温可达零下20摄氏度。

历经两年施工建设，全新的第四代智能化高原营房近期在该连投入使用。从老旧营房、临时板房到智能新式营区，官兵戍边生活条件极大改善。

新营房采用高寒专用保温建材，全域铺设智能地暖，可分区精准控温、恒温供热，有效解决老营房供暖不均难题。室外寒风呼啸，室内暖意融融，新营房为官兵执勤归队、日常学习休憩提供了温暖舒适的生活环境。

连队还配套建成智能制氧室，采取定点吸氧与全域弥散供氧相结合模式，动态调节供氧浓度，有效缓解官兵缺氧不适。

扎根边关13年的一级上士李旭辉亲历了第二代和第三代营房的变迁，他不由感慨：“营房的每一次升级都是组织对戍边官兵的暖心关怀，如今的营房坚固安全、恒温富氧、设施完备，我们扎根边关、守好边防的劲头更足了。”

新营房还增设科创工作室，配齐无人机检修、边防信息化设备等实训器材，为官兵岗位革新、战法研练搭建平台。

智能营房的投用，进一步提升边防执勤效能。连队依托智能配套体系，升级边境智能预警、视频监控、无人机巡边系统，构建起人机协同、全域覆盖的立体戍边格局，持续提升管边控边水平，让官兵集中精力深耕实战练兵、提升戍边质效。

营房迭代换新貌，戍边初心永如初。官兵纷纷表示，将把组织关怀转化为履职动力，坚守西陲隘口，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好祖国边关热土。

戈壁滩上“心”相印

■延振宇 朱蒙娜



终年不息的风席卷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戈壁滩，把漫长的寂寥撒在新疆军区红石山边防连的巡逻路上。走进连队营房，映入眼帘的一面“心形笑脸墙”，成为这片荒凉之地的“温馨港湾”。

远远望去，一张张单人照片拼成一颗饱满的心；走近细看，每张脸上漾开的笑意，仿佛都在诉说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指导员袁飞飞说：“我们来自天南海北，岗位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。每个人把心底最暖的瞬间贴出来，大家的身影往一处凑，拼起来就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。”

照片里，列兵叶尔扎提·别尔克巴依抱着吉他，指尖拨动琴弦，笑容像戈壁上的灿烂日光。初到红石山时，漫天黄沙常常让他感到精神压抑。一次长途巡逻，狂风裹着碎石迎面扑来，体力不支的他渐渐落在了队尾。中士邓波一把接过他的装具，一路默默陪他前行。

不久后的生日，叶尔扎提自己都忘了。入夜，邓波悄悄给他煮了一碗卧着鸡蛋的“长寿面”，战友们围过来为他唱生日歌。吃着热乎乎的面条，听着战友们的祝福，叶尔扎提心里别提多感动了，他鼓起勇气向战友们说：“我也给大伙唱首歌吧。”随着琴弦拨动，一曲哈萨克族民歌回荡在宿舍的每个角落。“唱得真好听！”掌声随之响起。身旁的战友趁机按下快门，把叶尔扎提的笑脸定格下来。

从那以后，巡线归来、训练间隙，常有战友喊一句“扎提，来一首”，叶尔扎提总会笑着应一声，亮开歌喉。悠扬的歌声里，大家一身的疲惫渐渐散去，叶尔扎提也深深融进了这个大家庭。

紧挨着叶尔扎提照片的，是上等兵刘俊辉的笑脸。刚到连队时，刘俊辉一到考核就容易紧张慌乱，射击成绩一直不理想。连长王小蛟了解到这一情况，每天训练结束后留下来陪他加练。戈壁落日把两道身影拉得很长，据枪、屏息、击发，王小蛟帮刘俊辉一遍遍抠动作、稳心态。

靠着日复一日苦练，刘俊辉的成绩稳步提升，如愿站上赛场。那场比武，刘俊辉参加轻武器射击比拼，拿下第3名；王小蛟参加手榴弹投掷课目，摘得桂冠。走下赛场，卸下装具的刘俊辉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望着连长情不自禁地笑了，一旁的战友顺势拍下他的笑脸。

炊事员、中士王定尧的笑脸朴实又憨厚，照片里的他肩上还搭着围裙，脸上沾了点面粉。

一次站哨间隙，身旁战友随口念叨，想念小时候妈妈做的虎皮鸡爪。悄悄记在心里的王定尧开始反复琢磨制作步骤，焯水、炸制、卤煮，一次次调整香料配比和火候，终于卤出可口的味道。出锅那天，卤香顺着窗口飘出了炊事班，战友们品尝过后，连连称赞。“站哨辛苦，给大伙添一道家乡菜，值得！”王定尧开心地说。

墙上还有不少动人的笑脸：巡线归来后开怀大笑的战士、界碑旁迎着落日微笑的老兵……寻常的全家福是同框相聚，红石山的全家福是众人同心。一张张笑脸相互映照，汇聚起抵御孤寂、聚力守防的力量，拼出一颗滚烫的“心”，也凝成一个温暖的家。

左上图：新疆军区红石山边防连的“心形笑脸墙”。 齐海贤摄

成边故事